



最温暖人心的青春读本

给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

那一季绽放的 灿烂 记忆，

就像你转身离开时悲伤的侧脸，

突然消失在了我看不见的身后。



一个离异后重组的家庭，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妹，

一场血浓于水的亲情挣扎。

笑与泪、爱与恨相融合的矛盾关系，

讲述了一段又一段悲喜交加的故事。

亲情、爱情的碰撞，让人窒息的感情纠葛，

拷问我们自身的灵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伤藤

黄丹丽 著 SAD IVY



伤藤

黄丹丽

shangfe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藤 / 黄丹丽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219-06499-3

I. 伤…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764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梁风华
责任编辑 梁风华
美术编辑 王 霞
版式设计 梁殊萌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99-3/I·1139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是你们的影子（自序）

天气突然冷了。

莫名其妙的阴寒。

我不明白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日光泛滥，让人汗流浹背，而第二天就突然变成了那么不可思议的寒冷。

他们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秋天的，看来是真的。

那片干净透明的蔚蓝色的天空终于消失在了冬天的早晨。

云朵变成浅浅的银灰。

我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播放的是蔡明的一个小品，当我看到小品里满头白发的妈妈唱着“多想时光倒流，几十个冬夏，你还是我怀抱里的小娃娃……”时，泪水在脸上肆意纵横。

回想起前两天打电话跟妈妈说小说可以出版时，她在电话那头高兴得颤抖的声音，心里的幸福，竟酸楚得绞痛。

还记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妈妈每天晚上都陪着我在书桌上修改我写的剧本，那时候她还没有老花眼，一字一句地在灯下教我应该怎么修改。虽然当时那个剧本由于很多原因跟电影公司没有谈成，但是现在偶尔把原稿拿出来翻看，看着上面妈妈那些漂亮圆润的字，心里总是说不出的温暖。

那个时候，我曾一度对文字失去信心和兴趣，然而妈妈却一直在身边陪伴着我，鼓励着我，虽然也许只是一个无声的眼神。

因此要在这里感谢本书的编辑，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的妈妈可以戴着厚厚的老花眼镜，欣慰地看着自己女儿的第一本书。真的，谢谢您。

现在我住在学校附近租来的房子里，每个月支付着昂贵的租金，上着零星而无聊的课，编写着寂寞而忧伤的文字，等待着该来而没来的人。

每天上学时经过那棵盛放而后凋零的紫荆树，看着那些脚下的紫红色的花瓣在路面上陈腐，闻着它们悲伤而隐喻的香味，总是忍不住要想起我生命中的那些人们。

在我成长的路上，你们的脚印延伸成了我前行的方向，而我，只能用卑微而简单的文字，来表达我对你们的爱和感激。

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黄均扬，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无比温暖而快乐的家，你们让我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害怕，都不气馁。

远在家乡的黄壁居老师，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扬琴，谢谢你无论别人怎样地否认我都对我义无反顾地相信。

华丽乐章的团员们，谢谢你们让我终于懂得原来民乐是可以这么好听的。

福利院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生活是可以如此美好的。

小蛙、小猫、赌神、高高、洁如、睦绚、小二、猪仔、Monkey，以及更多更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写出名字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纯洁而坦诚的友谊。

谢谢所有在我成长的路上爱过我喜欢过我陪伴过我的人们，谢谢你们陪了我那么多年。

我会一直记得，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笑脸，记得我们一起安静或喧闹地走过的每一寸年华。记得那一个个，如《伤藤》里面描述过的印记，我们留下的印记。那是一种永恒而深刻的记忆。

然而也只能成为遥不可及的记忆。

爱我的人和不爱我的人，谢谢你们让我变得坚强。你们教会了我十几年来在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你们教会了我爱和包容。

黄丹丽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拥有你们的爱，却使她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去讲述更多的故事。

这篇自序的最后，我想要对我含辛茹苦了二十年的妈妈说一句：妈妈，以后我要给你买幢大房子。

想对我一直很严肃的爸爸说一句：爸爸我爱你，一直都很爱你。

想对这几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并且为我辛苦工作的哥哥说一句：大西瓜，你辛苦了。我会永远记住你发给我的那条没有标点符号却让我的眼泪成了延音记号的短信——“做兄妹的有今生没来世只要你过得好父母没什么事做大哥的就心满意足了”。

又到了毕业的时候了，我们又要面对又一次所谓的离别，每一个陪伴我走过了大学三年的朋友们，希望以后的时光里你们都能珍惜自己身边这些有今生没来世的感情，希望你们快乐幸福，希望我的小说可以带给你们更多的感觉。

喜欢我的人，请你记住我，不喜欢我的人，麻烦你更要记得我。

谢谢。

黄丹丽

2008年11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 Chapter 1** 弄堂的六月 / 1
- Chapter 2** 新生的夏天 / 17
- Chapter 3** 年华的印记 / 30
- Chapter 4** 仲夏的笑颜 / 46
- Chapter 5** 迷离的开始 / 62

Chapter 6 旅行的轨迹 / 81

Chapter 7 过往的归结 / 96

Chapter 8 交错的隐喻 / 110

Chapter 9 亲情的回归 / 128

Chapter 10 悲伤的种子 / 148

Chapter 11 爱情的萌芽 / 165

Chapter 12 误解的开端 / 175

Chapter 13 纠结的情蔓 / 198

Chapter 14 爱情的结果 / 215

尾 声 离别的伤藤 / 230

后 记 原来我是文小蕾 / 243

弄堂在初夏的日光下，映出一幕幕隐喻的图画。六月，潮湿，故事即将开始。



Chapter 1 弄堂的六月

(一)

“爸——”

木制的楼梯在女生脚下发出清脆的“噔噔”声。

这种声音在米灵依耳边已经回响了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了。听起来好像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可是对于她来说，却仿佛只是从矮过楼梯扶手到站在楼梯的第五级就能与天花板同样高低的过程而已。

“爸——你还不快点，再晚就要迟到了！”米灵依站在门口催促着爸爸。

今天她把平常天天扎着马尾的头发披散下来，自然地垂在肩膀上，梳理得很整齐，看起来很优雅。

严格来说米灵依不算十分漂亮。她长得很像妈妈。一米六二的个子，瘦瘦的

身子看起来很健康。皮肤是非常自然的小麦色，五官不是十分的突出，但一双水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以及没有刻意去修剪却很自然好看的眉毛，还是让人觉得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尤其是衬着今天纯白色的衬衫，显得很出众。

“昨晚我明明烫好的啊，怎么衣角还是皱的呢？”妈妈在她身边不断地帮她拉扯着有些发皱的衬衫衣角。妈妈今天特意把平时有些散乱的鬓发打理得非常整齐，还穿上了一套黑底白色小圆点的裙装，这让四十几岁的她看起来年轻了不少。

“哎呀，妈，别管它啦，自然就好。爸爸，你到底走不走啊？”

“来啦来啦，催什么催啊？数码相机不充好电怎么够拍照啊？”米爸爸背着相机的包包小跑步出了门。

米灵依看见爸爸的西裤烫得笔直，上身也穿着白色衬衣。五官分明身材高大的他今天看起来格外的威武精神，还带着几分帅气。

“爸爸妈妈穿得好像要去相亲啊。”米灵依心里暗笑道。

“你真是的，昨晚就应该把那块电池也充好的。”米妈妈瞪了米爸爸一眼，不满足地说道。

“我这不充好电了吗，再说了我不是兴奋得一整晚没睡着吗。”

“喔唷，爸爸妈妈，我只不过是大学毕业典礼，又不是开记者招待会，你们用得着这样吗？”

“当然要啦，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米爸爸言语之间隐藏不住心里的喜悦和欣慰。

三个人谈笑着关好了家门，就在这时，对面门的邻居张阿姨打着哈欠推开了门。

“喔唷，老米家办喜事哉？”张阿姨叉着腰站在门口问道。

米家所在的弄堂里只住着五户人家，除了米灵依和张阿姨家之外，其余三户人家都是很平常的弄堂老住户，跟米家的关系有很要好的也有见面擦身而过的，唯独这位邻居不得了，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大人物。

张阿姨四十来岁，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岁月把她青春的水分全都风干了，只是把一层层腰间的肚腩当做纪念品留在了她身上。她身上常年都弥漫着廉价香水的味道，每次都是人还没到，就先老远传来那股比樟脑丸味还难闻的气味。那味道米灵依每次一闻都会鼻子痒痒的想打喷嚏，当然，米灵依是不敢在张阿姨面前打出来的。

这位邻居是出了名的长舌和难缠，只要有什么事情被她知道了也就等于附近几条弄堂的人知道了。当然，这仅限于坏事。

米灵依每次一看见张阿姨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圆规”。

“是啊，灵依丫头今天毕业，我们都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米妈妈客气地说。

“喔唷唷，那可真是难得的喜事啊。”张阿姨再次摆着圆规的架势，走出家门，

“你们家这个宝贝暖恩（苏州话：女儿）也算是争气咯，嘴巴像抹了蜜汁似的不说，待人也极是善良温存，岂像某些人，那捂空的青肚皮糊猕（苏州话：装腔作势，自顾自，没孝心的人），跟灵依丫头比起来嘛，远七八只脚！”张阿姨说着话，用一种被人欠了一世巨债的埋怨眼神瞪着米家阁楼上的窗子，仰着头扯开嗓子大声地说，“十几年咯，跟爷娘不好不说，连我这老邻居张阿姨，见面都不叫一声，我嘛还死皮赖脸地主动跟她打招呼，人家啊，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小时候我还帮她换过尿布片子，今天连句招呼都得不来。我嘛，真是自讨没趣的塞锅头（苏州话：贼人）！”

张阿姨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大声，语气里更是透着得理不饶人的理直气壮，好像她骂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人。

爸爸妈妈连忙上去跟张阿姨赔不是，嘴里说着些小孩子不懂事，大人有大量这类的客套话。米灵依心里则是说不出的厌恶，张阿姨的话仿佛是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地踩在别人的赤脚上。

米灵依知道这个张阿姨就是想让自己和爸妈难堪，然后肆无忌惮地赢得别人的恭维，仿佛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此时她恨不得冲回家去，把家里的粘鞋胶拿过来把张阿姨的嘴巴粘上。

“你是搭错点伐（苏州话：神经搭错啦）？一大清早的休要吹嗒嗒地昏说乱话（苏州话：疯头疯脑地胡说八道）！”

房子里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随即张阿姨的丈夫王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先生也是很胖的身材，有点早年地中海的脱发现象，跟张阿姨有着一副天作之合的夫妻相，但他为人非常的通情达理，这一点跟他老婆刚好是两个极端。

“真是不好意思，一大清早的扰得你们不清净。”王先生客气地说道，然后转身瞪着自己的妻子说：“弗要舌割乱盘哉（苏州话：别瞎搞了）！”

张阿姨还想要说什么，嘴巴已经张开了，却突然听见头顶上的阁楼窗子“咯吱”一声被推开了。

五个人抬头向上望去，透过几条架设在弄堂半空中的线皮老旧的电线，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从屋里探了出来，一张冷漠的年轻女孩子的脸，被防盗网上面的菱形图案分割成几个冰冷的片段。在淡蓝色的天空衬托下，那张脸显得很苍白。

随着窗子的打开和女孩的出现，站在楼下的五个人好像被施了魔法般呆住了，仰着头一动不动。弄堂在那一刻仿佛被挤在了时间的齿轮之外，空气被凝结了，每个人都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脏加速跳动的声音。

张阿姨仿佛中了邪似的收敛起她那副蛮横跋扈的样子，推着自己的丈夫迅速地退进了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只剩下米灵依一家静静地一比三对峙着。

看似几个世纪般漫长的慢镜头，其实也只有那不经意间就过去的几秒。但仅

仅这几秒，米家爸爸妈妈的脸庞还是涨红了，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错愕。

“季子，跟我们一起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好不好？”米灵依的声音在这沉默与紧张的气氛里，显得那么的清脆干净，“我希望你能一起来。”

米家爸爸妈妈也被这个声音拉回现实里来了。

“是啊，季子，爸爸刚刚以为你还在睡觉就不敢吵你，既然已经醒了就一起去吧。”

“是啊，一起去吧……”米妈妈的声音温顺得近乎卑微。

“你们很吵，快点走开。”

楼上的女孩冷冷低低的声音如同一盆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水，兜头淋在楼下三个人身上。

虽然现在是六月，六月的苏州，但那盆冰水还是冷得令人浑身战栗，皮肤疼痛。

三个人还来不及再说什么，楼上的窗子已经被重重地关上了，它把别人的关怀也隔绝在了窗外。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来的第几次了。

“我们走吧。”米爸爸长叹了一口气，语气里有说不出的疲倦。

(二)

昨夜又是一场连绵的细雨，每当雨后，弄堂都会让人觉得格外的幽深。

嫩嫩的青苔在青石缝里悄悄地生长，巷口车管李伯种了多年的常春藤顺着屋子外面拐角处的墙角往上慢慢地攀爬。不知道缠夹着多少年华的过往。

微湿微凉的空气像是在人们的皮肤上敷上了一片片薄薄的柠檬。踏在这条熟悉的弄堂里，脚步声交错的回响是那么的悦耳。

米灵依家住的这条弄堂是这附近最宽敞，而且住户最少的弄堂。没有横行霸道乱七八糟地挂在弄堂半空中的各家各户的衣服，没有随地堆放的杂物，没有要和别人共用的任何设施。弄堂是整洁而简单的。

然而此时米家三个人还是加快了脚步，他们想要尽快离开这里。直至出了弄堂，他们才觉得呼吸顿时顺畅了许多。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望着自己家那座窗门紧闭的老房子，仍然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压抑。

“老米。”停车场的车管李伯端着一杯热茶笑着向他们走来。

所谓的停车场是在走出弄堂往左拐再走一百米左右的一片空地，面积不大，是李伯家的。几年前李伯把这空地围了起来，简单地搭了个棚顶，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附近街坊的自行车一般都放在自己家里，有小汽车、摩托车的就都在李伯这里办了停车证，一年缴上便宜的停车费就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任意停放了。

李伯自己在弄堂口有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屋，他跟他的孙子住在里面。每天

清晨出门的时候，总能在弄堂口遇见这一位身子瘦小，留着山羊胡子，面容安详的六旬老人。

“灵依小鬼丫头今天毕业哉？”李伯大声地问。

“是咯是咯，总算是毕业咯。”

爸爸米善居回过神来向李伯走了过去，米灵依也拉着妈妈的手跟在后面。

“恭喜恭喜，小鬼丫头成人哉，以后当个大导游，爸爸妈妈就有好日子过咯。”

“李伯，你说过等我大学毕业要把常春藤送我的。”米灵依凑到李伯旁边，伸手摸着下巴上花白的小山羊胡子，“老人家不许说话不算哦。”

“这丫头，李伯的常春藤种了多少年了，岂是你说要就可以要来的？”米妈妈边嗔怪灵依边招呼米爸爸去开车，然后跟李伯说起话来，“不用管丫头，你只管自己留着种。”

“喔唷，街坊邻居都知道我老李可是说话算数的，不就是株草藤子伐，小鬼丫头喜欢我正欢喜呢，灵依丫头，你且回学校忙去，今晚回来李伯就把藤子给你移出来，这老伙伴种的年头多哉，须慢慢刨。”

“算啦李伯，我灵依丫头不夺人所爱，这棵老家伙你就留着做伴吧，改天给我株小的，我拿回家慢慢种就是啦。”

大家正说着笑，米爸爸已经把家里半旧的小汽车开了出来，按着喇叭叫母女俩上车。

太阳正好在这个时候升到了小巷的斜上方。

(三)

“灵依——”

米家三个人在学校停车场里停好了车，正往教学楼走过去的时候，陆书杰朝他们迎面走了过来。

这个男生皮肤有点黝黑，一米八零的个子，很宽的肩膀，笔直的脊背，走起路来总迈着轻快而有力的步子，五官俊俏棱角分明的脸颊，总挂着温和而亲切的笑容。

这所有的特质让米灵依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温暖的感觉，因此虽然两个人做了二十年邻居，几乎天天见面已经熟悉得如同自己家人，但是米灵依还是会在每次看见他时，感到被阳光包围照耀着。

陆书杰是会发光的。

沉思之际陆书杰已经走到了跟前，“米叔叔好，阿姨好。”

“书杰啊，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米爸爸脸上挂着温和的笑，语调非常轻快，早晨烦心的事情似乎已经完全被忘怀了。

或许他也感觉到了阳光吧。

“同学们都一早到了，很多人连衣服都换好了。”男生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肯定和响亮。

这时陆书杰的爸爸妈妈也跟着走了过来，他们热情地跟米爸爸米妈妈聊着天，互相称赞着对方的小孩，脸上都笑开了花。这对老邻居好像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一样。

“那我们也过去换衣服吧，不然等一下来不及了，你们四位老人家慢慢走过来哦。”

米灵依招呼了一声，跟陆书杰一起快步走向了教学楼。

“你爸爸妈妈好像很开心啊。”陆书杰微笑着说。

“当然啦，爸爸高中学历，妈妈中专毕业，只有我一个人是我们家真正的大学生，他们当然高兴啦。”

“你姐呢？你没有叫她一起来吗？”陆书杰迟疑地问。

“你觉得我叫她她就会来吗？”两个人突然停下了步子望着对方。这一刻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什么。

“姐姐没有上大学，而我现在却要庆祝我的毕业，你觉得这样好吗？我觉得不好，所以……”米灵依耸了耸肩。

陆书杰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也是，只不过她昨晚问我借那台旧的数码相机，我以为她是想一起来看你毕业，帮你拍照。”

“她借你的相机？”米灵依有点不解。

“还是不说这些了，先去换衣服吧。”陆书杰说着走在了前面。

“大块头……”米灵依停在原地，几秒钟后突然叫了他一声。

男生转过头去，这样的一个回眸，让米灵依的心脏顿时有一种被人揪了一把的感觉。

“如果你可以一直让我姐开心，或者说……或者说如果她一辈子都只会因为你而开心，那么……那么……”女生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措辞，她努力整理脑海中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说下去。

“我明白。”男生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微笑，“我会去做的。”

陆书杰朝米灵依扬了扬头，“走吧，我们一起去参加毕业典礼。”

(四)

那套宽大的黑色服装把每个人装扮得像是一只企鹅，老师们就像是驯养员，热泪盈眶地跟一只只“企鹅”拥抱着。

整个校园在这一天异常的热闹，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带着微红的眼眶，像是刚开放的一朵朵芍药。

在今天这个时候，就连平常不讲话的两个人也会肩并肩地拍照，互道珍重。

即使是一些由心底感到离别或毕业是值得庆幸的人，也被大多数人的情绪感染了，有着些许伤感。

总是到了离开之前才发觉事物的美好。

似乎这一天的天空是特别蓝的，校园里的草是特别嫩绿的，教学楼是特别干净的，老师同学也是特别可爱的。

也许这就是离别的意义之一。

米灵依在拍完一系列集体照、单独照、家庭合照、朋友合照之后，突然觉得头顶的黑帽子像是一个大大的巧克力盒子。想到这个她就觉得唾液分泌得很多，很想可以马上吃到一块新鲜的巧克力，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此时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已经是比果酱巧克力还要甜了。

“好了，最后一张全家福也拍好了。”陆书杰按下快门之后高兴地说。

“好好好，谢谢你啊书杰，回去我把它洗得大大的挂在客厅里，上面写着：六月十八号，我女儿今天毕业了。”米爸爸看着相机里的照片嘴巴都合不上了。

“爸爸，要不然还是挂在门口吧，顺便还可以辟邪。”米灵依顺手摘下了“巧克力盒子”。

“这小丫头。”

“大块头，我们去换衣服吧。”

“我去跟我爸妈说一声，你先去吧。”

陆书杰和米灵依各自走了，米家爸妈还在原地站着。

米爸爸翻看着数码相机里面的照片，脸上的笑容久久不散。然而这时却听见米妈妈轻轻的叹气声。

“米善居，书杰真是个好孩子啊，只可惜我们有两个女儿。”

米爸爸抬头看着米妈妈，眼神突然变得说不出的无奈。

（五）

米灵依走出更衣室的时候陆书杰刚好也从对面的更衣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盒东西。

“灵依，这个给你。”陆书杰把一个黑色的盒子递给她，“恭喜你毕业。”

米灵依呆了一下，接过了盒子，“是巧克力吗？”

“是啊，从小你一高兴就想吃巧克力，而且，而且我怕买别的东西你不肯收，这个没关系，吃完了把盒子扔了就好了，季子不会知道的，所以就买了这个。希望你以后当导游的每一天都过得开心，也希望你能帮你的游客们找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梦里的故乡。”

陆书杰说完低下了头，假装整理身上的衣服，但米灵依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衣服一点都不乱。

她在那一刻感到一种惶恐的幸福感，甚至于捧着巧克力的手都在微微战抖着。

她知道手里的这盒巧克力是有一种奇妙的、胜过任何糖果的味道，可是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品尝它。

“谢谢你大块头，只是我没有准备礼物送给你。”米灵依脸上的笑容还是一如往常的灿烂着，“这样吧，送你一个鬼脸当护身符。”

说完她用手指拉开了眼皮，嘴巴歪在一边摆出了一个很丑的鬼脸，陆书杰看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是，他真的不觉得那是一张丑丑的鬼脸。

“都大学毕业了还那么没正经，好啦，不跟你玩了，我过去找我爸妈了。”

陆书杰转身走了。

米灵依呆在原地，眼睛里好像飞进去一只小虫子似的，搅得她眼睛辣辣的痛，痛得想掉泪。

是啊，他们终于毕业了。

她终于跟他一起毕业了。

小学毕业以后，他不再帮她提书包上学；初中毕业，他们开始各自骑着自行车故意错开时间回家；高中毕业，他们怀着各自错愕或兴奋的心情进了同一所大学；而现在，他们终于大学毕业了，这以后，会是怎样的以后呢？

是一种归结般的结束，还是另一种隐喻般的开始？

“陆书杰。”米灵依喃喃地叫着这个名字。

（六）

傍晚时分，日光快要在地平线上消失了，余下一抹淡红色的夕阳抚摸着地表。每天这个时候弄堂里都会充斥着油烟味、饭香味、洗洁精味。

几乎每一条弄堂里，街坊们都搬出竹凳子坐在家门口，三三两两的用吴侬软语谈论着一天的家事和见闻。小孩子也凑在大人旁边玩耍，时而传出无邪的笑声。有时候也会听到别的弄堂里因为公共设施的使用问题而争吵不休。

那些中年妇女们嘴巴里面骂出来的奇怪方言，总使米灵依无比庆幸自己家的生活环境是那么的优越。尽管她也常常远远地看见张阿姨在讽刺哪家的小孩，或是跟哪位邻居交头接耳地传播某些不属于米灵依世界里的流言飞语。

米家的老房子在这一抹余晖下显得非常庄重，独自屹立在周围的白色房屋中，极像是一位穿着深色衣裙，淡施胭脂微拢云鬓的大家闺秀，端坐在青石的小巷中。

米家三口围坐在饭桌前，妈妈煮好了三菜一汤，碗筷也整齐地摆好了。

米灵依闻着菜香味觉得肚子里好像有好几面鼓在打个不停，可是没有人动

筷，因为季子还没有回来。

“旅游局的工作我帮你打听了，可能还要过几个月才能够批下来。”米爸爸喝着茶说，“这段时间啊，你可以好好玩一下。”

“就是，读了这么多年书好不容易毕业了，应该放松放松，正好陪妈妈回趟老家。”

米妈妈是潮州人，在家里卖一些家乡运来的茶叶以及苏州特产的茶叶，每年的暑假米灵依总会陪妈妈回潮州看望老家的亲戚，顺便把一些新鲜茶叶带回苏州。虽然米家的茶叶只是在家里卖，可是生意非常的好，这附近的街坊邻居喝的全是米家的茶，还经常会有邻居来家里串门，要喝米妈妈泡的地道功夫茶。

“妈妈，我今年可能不能陪你回老家了。”米灵依脸上挂着一丝抱歉的微笑，“我还来不及跟你们说呢，我在季子首饰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薪水不多，但是每天工作之余我可以免费看到很多很多书，所以我打算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去上班，直到旅游局的工作批下来为止。”

“那好啊。”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

“我就知道我女儿不会乖乖在家待着。”米爸爸拍着她的肩膀，“不过年轻人多学点东西是好事。”

这时开门的声音传了过来，随后是一串散漫的脚步声，从客厅走向楼梯的方向。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起身向客厅走去。

“季子回来啦，快过来一起吃饭吧。”米爸爸微笑着招呼她。

可是女孩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还是像今天早上一样，没有表情，甚至连看都不看其他人一眼。

“我在外面吃过了。”说完这句话季子径自走上了楼梯。

“季子。”米灵依叫住了她。

季子停下脚步来，直直地站在楼梯上，但是并没有转过头看米灵依。

“我在你工作的首饰店斜对面那间文华书店找了份工作，下星期开始我们早上一一起去上班，好吗？”

米灵依把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轻，那语调几乎像是在说“求求你”。

米家三个人同时仰起头看着楼梯上的季子，他们脸上凝重的表情仿佛是在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

不知道过了几秒之后，季子终于转过了头来，还是那样没有表情的一张脸，“米灵依，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木制的楼梯在季子脚下发出有节奏的“噔噔”声，像是一个捣药的药杵在别人心上狠狠地捣着。

米家三个人呆在原地，直至阁楼上传来重重的关门声，三个人才惊醒了过来。

“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能教好这个孩子。”米爸爸沮丧地一转身走向饭厅。

米妈妈脸上的表情更是说不出的难堪，仿佛是一份早已尘封的侮辱，此刻被重新开了封。

米灵依伸手搂住了妈妈的肩膀，笑着说：“妈妈，不要不开心，听科学家说啊，南极的冰川都开始融化咯。”

(七)

路灯在七点钟的时候准时亮起来了。

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弄堂在路灯的光晕下显得有些朦胧，像是一幅印象派的画。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的往事和故事，被凝结在了这画里。

米灵依一个人在弄堂口踱着步子，晚风夹杂着弄堂里熟悉的气味迎面吹来，把地面上的暑气缓缓地吹走，也让米灵依感到汗水在身上蒸发的凉爽。

可是心里却有一缕愁丝在四处攀爬，像是爬山虎一样迅速地覆盖了自己的思绪。

她不知道该怎么去把这些惆怅释放出来。

于是她只能漫无目的地向前慢慢走着，希望风可以把她的一些悲伤卷走。

每经过一个弄堂口，总会看到一些人家没有收回去的衣服或者被子，像吃剩的饭粒一样，粘在弄堂半空的钢丝线上。

米灵依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待会儿她回到家，一定要挂着无所畏惧、无忧无虑的笑容。

从小到大她都是爸爸妈妈开心的来源，只有她开心了，家里才可能有更多的欢笑。这个身份让她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压力，就好像是要一个四十四公斤重的人去举起一个一百五十公斤的杠铃一样。

但她选择了坚持。这个家必须要一起坚持。

米灵依继续向前走着，忽然，她的视线像是踩到了胶水的脚，被死死地粘在了前方的弄堂口。

那个女人又来了。

她仍然是顶着一头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清洗过的、乱如蜘蛛网、枯如冬叶的花白头发。

她的五官也被那花白的头发遮盖住了，完全看不清样子。

她身上也还是穿着那一件件胡乱套着的衣服，每一件都是破破烂烂的，但由于是许多件一起堆积起来的，所以每一件破洞都会被上面或里面的衣服遮盖住。一如我们的人性。

米灵依看着她蹲在弄堂口的垃圾筐前面，不紧不慢地把一些杂菜、肉骨头等一些人们吃剩的东西捡到自己手中的破碗里。从她身边经过的人都捂住鼻子快速